

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本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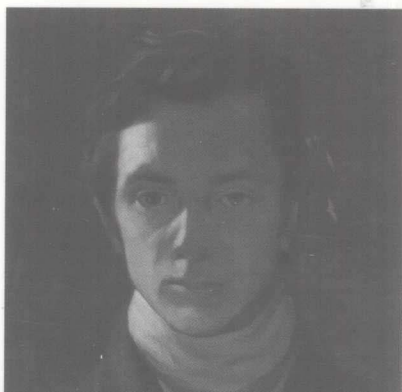
英 汉 对 照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赫兹列散文精选

【英】 赫兹列 著 ■
潘文国 译
王宏印 评点

ally but little imagination, and am not of a very
of mind. I have some fondness of the past; but I am
to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nor to looking forward
onfidence or hope to the brilliant illusions held out



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本 ⑤

英 汉 对 照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赫兹列散文精选

【英】赫兹列 著 ■
潘文国 译
王宏印 评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兹列散文精选 / (英)赫兹列著;潘文国译;王宏印评点.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系列)

ISBN 978-7-5446-2268-4

I. ①赫… II. ①赫…②潘…③王…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散文集—英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388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传根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78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268-4 / I · 0177

定 价: 4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2005年,教育部批准设置本科翻译专业。自此,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各大高校纷纷申请设立翻译专业。为了促进翻译教学的发展,丰富翻译教学的资源,满足翻译专业师生的需要,外教社策划了“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本”,分“英汉对照”和“汉英对照”两个子系列出版。

本套读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版,方便读者阅读揣摩。译文部分穿插名家对译文的评点。评点从词、句的翻译方法、翻译效果、译语特点、译者用意、译者风格等方面出发,全面指点学生对照阅读原文和译文,细心体会翻译过程,体会译者如何平衡准确性与灵活性,如何使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保持一致,等等;当然,评点也指出了译作中可供商榷之处,与读者探讨。评点旨在让读者在揣摩、比较和思考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鉴赏能力。对于小说、戏剧等长篇作品,更是请评点者做了全面评介,包括原作的写作特点、语言风格、在我国的接受情况、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译者的翻译原则、翻译风格等等,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作和译作。

每本书的译者和评点者皆为译界名家,有的译者兼做评点者,更能帮助读者体会译文背后的点点考量。

本套读本精心选取古今中外名著,不拘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兼收并蓄,意在让学生开阔视野,广泛涉猎,提高素养。

本套书除供翻译专业学生研读之外,也可供英语专业本科生和其他翻译爱好者参考使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年1月



译者前言

一、赫兹列与兰姆

19 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散文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查理斯·兰姆和威廉·赫兹列的随笔散文,双峰对峙,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由于我国对英国文学的介绍,次序大抵是从小说、戏剧到诗歌,散文译介得不多,更不成系统,因此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够。比较起来,兰姆的运气稍好些,因为他与其姐玛丽·兰姆合写的儿童读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早在 20 世纪初就由林纾译介到了中国,取名《吟边燕语》,他最著名的散文集《伊利亚随笔》也已翻译出版。赫兹列的名头没有兰姆大,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译介得更少;其二是他晚年与我国读者熟悉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闹翻,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喜欢湖畔派的人可能不会喜欢他;其三是政治原因,他一生服膺拿破仑,终身为法国革命唱赞歌,至死不渝,这种政治性太强的人物有时也不被人喜欢。

实际上赫兹列是个极有个性的散文家。作为散文家,他的成就并不在兰姆之下。当然,他们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简单地评述谁高谁下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必要。但不妨指出一下他们的主要不同:第一,兰姆是城市型的,他的随笔的题材大多是城里的生活和人物;而赫兹列从本质上更属于自然型,他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尽管也写过不少城市生活的篇章,但他的“温斯洛情结”(详下文),说明他内心向往的始终是乡间的生活。第二,兰姆的作品以情胜,赫兹列的作品却以理长。也就是说,兰姆文章的感情更为细腻,而赫兹列文章的说理更富气势。事实上,赫兹列的很多政论和评论极富战斗性,为兰姆文章中所罕见;因此甚至可以分别把他

俩的散文看作“阴柔美”和“阳刚美”的代表。第三,由于经历和生活圈子的原因,兰姆文章覆盖的面没有赫兹列广,除了随笔与文论是两人共同的之外,赫兹列的画论、剧论、政论,甚至还有哲学方面的探索是兰姆所没有的。从作品数量来讲,赫兹列也要多得多。

其实在赫兹列去世不久,赫、兰优劣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著名作家沃尔特·贝奇霍特¹扬赫贬兰,结果惹得另一位作家克拉布·罗宾逊²大光其火,两人几乎吵了起来。因此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在两人中强为轩轻,只要依据各人之所成就,尽情地欣赏就是了。

二、生平与著述

1778年,赫兹列出生在英国肯特县梅德斯通镇。他父亲是个非国教派牧师,身上体现着英伦三岛的联盟:生于爱尔兰,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受教育,而被指派在英格兰当牧师。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已进行了三年,教派的分裂,加上他父亲又是个坚定的亲美派,他家不得不离开英国,流亡海外,于1783年来到了独立后的美国。一待就是四年,到1787年才又回到英国。其时赫兹列才9岁多一点。他刚懂事的幼年,就生活在世上最早的共和国之一的美国,生活在一个因不满欧洲王国们的不公正而自我放逐的家庭里,这与他日后成为一个民众政治的鼓吹者,也许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他这段生活当然不可能留下什么记录,但巧的是,他留下的最早一篇作文竟是9岁那年写的一封信,信中居然忧郁地说道,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这个国家应该还给原先住在那里的居民!

回国后不久,赫兹列一家在什罗普郡韦姆镇安顿了下来,此后几年,赫兹列就在这儿长大、上学、跟父亲学习、跟邻家女孩一起学习法语。那些女孩回利物浦后他曾去拜访过,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戏

-
- 1 沃尔特·贝奇霍特(Walter Bagehot, 1826—1877):英国作家,以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方面的论文见长,1860年后任《经济学家》杂志主编,并起草了1867年英国宪法。
 - 2 克拉布·罗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 1775—1867):英国作家,以日记和书信的写作著称。他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兰姆和赫兹列的朋友。

剧,以后成为他一生的爱好。

由于父亲的愿望,1793年15岁那年,他成了哈克尼神学院的一名学生。但他真正受到的教育是在哈克尼的围墙之外。他哥哥约翰现在26岁,他的绘画和缩微画在伦敦已小有名气。由于经常光顾他哥哥在伦敦拉思伯恩大街的画室,接触到那里的青年画家,受他们的影响,赫兹列渐渐喜欢上了绘画,期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画家。一年之后,赫兹列就永远告别了牧师圣职与神学,回到了韦姆。表面上似乎无所事事,实际上他在忙碌地读书、学画、散步、思索,并且努力把他的思想形之于文字(他这些年思考的结果终于形成了一本书《论人类行为准则》,于1805年出版)。同时,刻苦的阅读,使他初次尝到了一些伟大文学作品带来的欢乐:卢梭的挚情,伯克的华丽,弥尔顿的雄伟。

1798年,赫兹列遇到了柯勒律治,并通过他认识了华兹华斯。本书选的《诗人初晤记》记录了这次会面,该文出色地重现了年轻人的激情,而在兴奋中又融合了成熟与诙谐的机智。在那段时间,柯氏的形象明显地在他头脑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因而这篇文章也是了解华兹华斯、尤其是柯勒律治的重要文献。

与柯勒律治的谈话使他的思想又一次转向哲学,但他现在认真选定的终身职业是绘画,尤其是肖像画。他到伦敦他哥哥那里去,在奥尔良画廊看到了正在展出的提香、伦勃朗、鲁本斯和范戴克的一些藏品。赫兹列热情高涨,他走遍了几乎整个英国,到各个著名收藏家的家里,坚持要看其藏品,而且发疯似地非看到不可,使得那些藏家惊讶万分。他对绘画的狂热感动了利物浦一个商人,提出资助他一百几尼到罗浮宫去临摹一些名画,不用说他欣然接受了。对赫兹列来说,巴黎简直就是缩小了的天堂。那年是1802年,巴黎正在享受巴士底狱攻占后第一次真正的宁静。处处洋溢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从1802年10月至1803年1月,赫兹列就呆在巴黎,一边努力地工作,一边感受这里的气氛,高兴万分。他回英国的时候,完成了大约十到十二幅名画的临摹。正是在这时他遇到了他终生的挚友——查尔斯·兰姆。他们俩的友谊成为英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赫兹列的肖像画的工作很难说取得多大成功。他在这方面的最重要成就是兰姆像,现收藏在英国肖像馆,还常被用作书的扉页插图,其实画得一点也不像兰姆本人。他画的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更不成功。诗人骚塞说柯勒律治的画像看来就像个偷马贼,而华兹华斯的像则像个死刑犯。他画父亲的肖像曾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1806年在皇家美术院展出时也颇受好评,这在他的随笔《作画之乐》里曾提及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兹列终于发现他不是块绘画的料。不过他的精力毕竟没有白费,绘画培养了他的观察力,使他成为最出色的艺术评论家之一。

回国后,赫兹列成了每周在兰姆家相聚的人中的常客,兰姆的圈子里,人们的主要兴趣在文学。活动在他们中间,赫兹列当然也跃跃欲试,希望把他的一些文字变成铅字。他说服了一个出版商,于1805年出版了他手头的那本《论人类行为准则》,第二年又大胆地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公众事务随想》,这两本书其实都不成功。1807年出版了另两本书。其一是一卷节略本,把阿伯拉罕·塔克尔¹所作的六卷本《追逐自然之光》哲学巨著缩成一本;其二是一本演说集,叫《雄辩的英国上议院》,收集了一些著名政治家的演说辞,并附简单小传。同一年他还出版了《答马尔萨斯》,对马尔萨斯²的人口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言辞之锋利预示着一个真正的赫兹列的来到。此后,他的笔一发而不可收,成了一个职业文人。

赫兹列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08年,夫人叫萨拉·斯托达特,比赫兹列大三岁,在温斯洛一带有一处“小小的房产”。但婚后发现两人并不般配。因而到1819年就分居了,并于1823年离了婚。其间赫兹列经历了一次爱情上的波折,1820年他疯狂地爱上了在伦敦的房东家的女儿萨拉·沃克,但在与前妻离婚后赶回伦敦,发现萨拉

1 阿伯拉罕·塔克尔(Abraham Tucker, 1705-1774):英国最早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之一。六卷本《追逐自然之光》(1768-1778年出版)是他的代表作。

2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牧师,著名人口理论家。1793年发表《论人口原理》,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物质生产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戈德温和赫兹列是最早对他的理论进行批评的人。但他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达尔文就说他的进化论是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

另有男友。因而第二年,赫兹列又匆匆忙忙结了第二次婚,这次,他娶了一位寡妇,布里奇沃特夫人,接着悠然地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去蜜月旅行。他边游玩边工作,沿途写了些很具可读性的小品,当年寄给了《晨报》,1826年又结成一本集子《旅途随记》。这第二次婚姻也没维持多久。大约蜜月结束后,他们便在瑞士分了手。与萨拉·斯托达特结合的唯一好处是发现了温斯洛。婚后他仍去那里,晚年还在那边的旷野上买了一个住处。他常常提到温斯洛,当然不是萨拉的“小小房产”,而是野雉酒店,或者人们更熟悉的名称“温斯洛茅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作于这里,而他许多最愉快的时光也在这里度过。他的“温斯洛情结”在本书所选的《论天才》里有所论述。

赫兹列在温斯洛从1808年住到1812年,然后搬到了伦敦西敏寺的约克大街,住进了一幢原先弥尔顿住过的房子。1812年,他到拉塞尔学院作了十次关于哲学的报告,讲稿到他死后收在《文学遗墨》里,从中可以看出赫兹列的哲学兴趣也颇具文学性。第一部充分表现他独特风格的随笔集是《圆桌集》(1817年出版),内中收录了他在《观察家》、《记事晨报》、《战斗者》等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赫兹列文风的基本特点:一泻而下的气势、雄辩的文句、充实的内容。随笔的性质给了这位警句式语言天才一个充分展示的机会。同年(1817年)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与兰姆一样,赫兹列对莎士比亚的欣赏有一种完整性,这来自于他对诗的赏识,对戏剧的感受,以及对舞台艺术的喜爱。1818年,他出版了《英国剧坛评论》。收录了他在《记事晨报》、《观察家》、《战斗者》等报刊上发表的一批戏剧评论文章。两年后,赫兹列又为伦敦杂志写了一系列精彩的戏剧评论,但直到1903年才得以汇集成书(收在《全集》第八卷)。

1819年至1920年,可说是赫兹列的讲学年。他在萨里学院作了三个系列讲座,后来形成了三本精彩而受欢迎的书:《英国诗人讲演集》(1818)、《英国喜剧作家讲演集》(1819)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文学讲演集》(1820)。青年诗人济慈曾去听过他的讲座,并说赫兹列的“深邃的欣赏趣味”,是他那个时代世上三大乐事之一。另两件乐

事,一是华兹华斯的《远足集》,一是海登¹的画。

1819年赫兹列还发表了两部重要的作品,一是《致威廉·吉福德先生》,另一是《政论集》,后者是从许多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收集起来的。

1821年,《闲话集》第一卷出版,第二年又出了第二卷。许多人认为,如果要从赫兹列的许多精彩著作中限定选出一部最好的,可能多数人会选《闲话集》。这部随笔集题材多样、风格优美,对人生和文学有许多切中肯綮的评论。在他较长的几篇随笔里,到处可以读到赫兹列式充满睿智的警句。赫兹列有意追求言简意赅的效果,这就使文章读起来更像宿构的段落,而不是把旧的警句拆散了再重新拼装。

《英格兰主要画廊札记》出版于1824年,这是回忆他早年迷上绘画、四出探访名画的经历,这本书再次证明,赫兹列是最出色的画评家。

1825年,出版了《当代精英》,这是一部系列人物速写,跟以前写的比起来,这本书写得更充实、更丰满,也更少失实。兰姆尤其赞扬其中对霍恩·托克²的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人物速写”。确实,这是赫兹列最精彩的作品之一,整个一个时代的精神都集中在他的犀利的笔下了。接着,1826年出版了《坦言集》,这是可与《闲话集》媲美的一部随笔集,只略微逊色一点儿。同年出版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旅途随记》。

整个这段时间赫兹列忙得不可开交,但仍在频繁搬家。他在约克大街住到1819年,1820到1822年他住在南汉普顿大楼,后来又住到唐大街与半月街,再后来是博韦里大街。在这些频繁的搬迁中,他还时不时要回温斯洛去。他最后住的地方是索霍区的弗里思大街,他是1830年去的。此时他已年过半百,身体状况开始下降,而他的经济状况由于全靠即时的努力,自然也变得困难起来。1826年以后,

1 海登(Benjamin Robert Haydon, 1786—1846):英国历史画家,济慈、赫兹列、华兹华斯、利·亨利等的朋友。济慈对他的画的称赞看来是出于友情。

2 霍恩·托克(John Horne Tooke, 1736—1812):英国政治家、语文学家。

他开始写他的最长的、人们最不爱读的、最徒劳无功的著作：《拿破仑传》。对这部书他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1828年出版了三卷，1830年，即他去世那年，出版了第四卷。这本书几乎没有吸引什么人。而由于出版商无利可图，赫兹列也一无所获。

以拿破仑辉煌兴起、悲哀结束的故事作为赫兹列的最后作品，颇为合适。但另外还有一本书也属于1830年，那是一本奇特有趣的书，记录了一些杂志上登的赫兹列与画家詹姆斯·诺思科特的谈话。在赫兹列的著作中，这本书并不是人们读得最多的，但这本书里有很多明知睿见，谈读书，谈画画，乃至谈整个人生，这正是许多更严肃的作家在哲学上梦寐以求的。里面哪些是赫兹列说的，哪些是诺思科特说的，已无法弄清，但整本书都值得一读。

赫兹列死后两年，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文学遗墨》，书前有他儿子写的小传，利顿写的《论赫兹列的天才》，以及塔尔福德写的很有价值的人物速写。书的本文是赫兹列没有收进自己编的各种集子的文章，其中包括《拳击》与《诗人初晤记》这样的杰作。书中有一些文章后来又收入了一本名为《温斯洛》的文集，主要是他在那个可爱的休闲地写的文章。他还有不少文章，包括从1814到1830年间为《爱丁堡评论》写的16篇长文，都没有收入集子，直到几年后他的全集出版。

三、关于本书

从上面所述可知，赫兹列散文包罗的范围很广，有政论、有文论、有戏剧和舞台演出评论，还有哲理性的著作。但他写得最成功的、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随笔或称“杂志体散文”，可说英国的这种文体到他手里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这些文章的平均水平之高，连19世纪末十分挑剔的作家斯蒂文森¹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也都算是些了不起的笔杆子了，但没有人能写得像赫兹列那样出色。”他最大

1 斯蒂文森 (Robert Rouis Stevenson, 1850—1894): 英国著名作家, 著有《金银岛》、《绑架》等。

的成就就是把闪光的思想与自然轻松的笔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创作什么“美文”,但他文章之美,很少有人能企及。这恐怕跟他早年学画和探索哲学问题的经历有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用画家的笔写哲学家的思想。”(《论舆论之源》)。

因为这个缘故,本书选译的也主要是他的随笔,尤其是《闲话集》中的文章。至于分成三辑,那纯出于译者的任意性。但就是这些文章,也表现了赫兹列风格的多样性。他自己曾说过:“我不想有可以为人所认识的风格,因为我讨厌一切独特的风格。”他推崇莎士比亚,并提出骇世惊俗的看法,说莎士比亚是最没有个性的,因为别人有的他都有,反而就没有了他自己¹。而赫兹列所追求的也是一种“没有个性”的风格,就像演员一样,穿上各色服装,就成了各种人物。事实上,我们在他文中所发现的,也很难归纳为一种单一的风格。前面说过,他的散文风格总的趋向是阳刚一路,以中国古代散文作比,像孟子,像韩非,像司马迁,像韩愈;但他也有不少具有阴柔美的篇目和章节,如《独游之乐》、《作画之乐》等。我本人在阅读时最感动的是《作画之乐》中为他父亲作画时的一段环境描写:“冬日漫漫,时近傍午,斜阳透窗而入,庭园鸟鸣啾啾,昼淡人闲,而余之日课正趋尾声。”语淡情深,与号称明代压卷之作的归有光《项脊轩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赫兹列行文的特点,早已有人指出过,他的基本特点是“平易”,不像兰姆那样喜欢“怪异”,他还专门写过一篇《论平易之体》,为本书所收录。但他又好用典,好用对偶排比,特别爱用警句体(他的《人生众相录》全书以语录体写成,尤富警句,读来有读《论语》的感觉,因此本书也以《论语》体译之),有人认为他是培根式散文最好的继承人。加上他的“创见”特别多,常能于一般的题目中提出别人想不到的意见来,这就造成他的文章虽长而十分精练耐读的效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在翻译中也就没有采用统一的行文风格,而是随文章的不同有较多的变化。

1 见本书《论莎士比亚》。

这里特别要提到“古文笔法”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主张,“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遭到后人的群起而攻之。经过一百年之后,我们冷静下来,重新思考,觉得这并非全无道理。且不说严复之时,白话文尚未成熟,要求他用语体文翻译,未勉强人所难;就是今天,我们也不敢说白话文已经完全成熟。在翻译小说、科学论文等的时候,白话文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在翻译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的时候,白话文常会捉襟见肘,把浓茶译成了白开水。因此前有草婴先生,今有周汝昌先生¹都指出,在许多场合,白话文的表现力比不上文言。周先生更引柯灵先生的话说,“当前的白话文大多患有‘贫血症’:‘面色苍白,四肢无力’”。我们认为,用这样的文字译好“美文”是有困难的。而从翻译的实践看,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论读书》就远胜于后来的种种译文;高健先生前几年出版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大受欢迎,也得益于他较纯熟的驾驭文言的能力,其后国内许多高校的翻译专业呼吁要加强学生的古汉语表达能力,亦非空穴来风。而近几年的“散文热”,翻译或重印了这么多散文,说实话,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一见不能忘怀的还不多。因此我很想借这次机会作一个试验,看能不能以“平易”(这是赫兹列一再主张的)的文言来译好他的随笔。我用文言试译了三个整篇。其中《人生众相录》因为是语录警句体,看来比用白话译效果要好;而《作画之乐》与《论平实之体》可能文言味太重了些,读来虽然声韵铿锵,但有多少人会喜欢不敢说。而大部分文章是在用白话体翻译的基础上,注意保持赫兹列爱用排比、气势磅礴的特点,在有些特别美的地方,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神来之笔”²,仍试用较有表现力的文言。这种试验是否合适,就要请广大的读者来评判了。

潘文国

1 草婴先生文见数年前之《新民晚报》,具体日期待查;周汝昌先生文见1998年6月11日《文汇报》。

2 见王佐良著《英国散文的流变》中有关赫兹列的章节。



Contents



人生·杂感

1. *Characteristics* 2
人生众相录
2. *Character of John Bull* 10
约翰牛之性格
3. *On the Feeling of Immortality in Youth* 18
青年人的永不衰老之感
4. *A Farewell to Essay-Writing* 34
告别随笔
5. *On the Past and Future* 50
论过去与未来
6. *On Great and Little Things* 72
论小大之事

文学·艺术

1. *On Gusto* 114
说韵味
2. *On the Pleasure of Painting* 124
作画之乐
3. *Why the Arts Are Not Progressive?* 144
为什么艺术不会进化?
4. *Shakespeare* 156
论莎士比亚
5.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Poets* 184
诗人初晤记

治学·休闲

1. *On Familiar Style* 230
论平实之体
2. *On the Conversation of Authors* 244
文人之谈吐
3. *On the Ignorance of the Learned* 276
饱学者无知论
4. *Whether Genius Is Conscious of Its Powers?* 296
论天才
5. *On Reading Old Books* 328
论读旧书
6. *On Living to One's Self* 360
论独居
7. *On Going a Journey* 390
独游之乐

作家手眼,译家风韵(代跋)——写在《赫兹列散文精选》评点后 416



人生 杂感



CHARACTERISTICS

Preface

The following work was suggested by a perusal of Rochefoucault's *Maxims & Moral Reflections*. I was so struck with the force and beauty of the style and matter, that I felt an earnest ambition to embody some occasional thoughts of my own in the same form ... There is a peculiar *stimulu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freedom from all anxiety in this mode of writing ... Each maxim should contain the essence or ground-work of a separate Essay, but so developed as of itself to suggest a whole train of reflections to the reader.

1. Of all virtues, magnanimity is the rarest. There are a hundred persons of merit for one who willingly acknowledges it in another.

13. Some people tell us all the harm — others as carefully conceal all the good they hear of us.

15. The silence of a friend commonly amounts to treachery. His not daring to say anything in our behalf implies a tacit censure.

23. Envy is a littleness of soul, which cannot see beyond a certain point, and if it does not occupy the whole space, feels itself excluded.

27. Those who are the most distrustful of themselves, are the most envious of others; as the most weak and cowardly are the most revengeful.

57. The surest way to make ourselves agreeable to others is by seeming to think them so. If we appear fully sensible of their good qualities, they will not complain of the want of them in us.

59. Silence is one great art of conversation. He is not a fool who knows when to hold his tongue; and a person may gain credit for sense, eloquence, wit, who merely says nothing to lessen the opinion which others have of these qualities in themselves.

61. A man who is always defending his friends from the most trifling charges, will be apt to make other people their enemies.

127. We as often repent the good we have done as the ill.